



刘伶与俚酒台

□ 孙忠强 胡乐浩

初识刘伶之名，并不是因为他长眠于身边的古峰山水之间，也不是因为他名列于晋代的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而是源于“杜康造酒醉刘伶”的故事。

话说刘伶外出遇到一酒坊，那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引发了他的注意。

上联是:猛虎一杯山中醉
下联曰:蛟龙两盏海底眠
横联配:一醉三年

刘伶心想这肯定是酒坊的“招幌”,有自吹自擂之嫌,自恃有些酒量,被同僚称为“喝家”,岂能无声地从酒坊过去。于是乎,他冲着卖酒翁(杜康)叫道:“真能一醉三年?!”杜康自信地答道:“一醉三年,不醉不要钱。”刘伶连喝了三杯,酒意渐渐上头的他硬撑劲回到了家中便一醉不醒,家人误以为刘伶已“醉死”,就把他装入棺中……三年后,杜康如约到刘伶家中讨要酒钱,才开棺把他叫醒过来。随之,刘伶“喝酒”的名气,特别是杜康“造酒”的名气不胫而走。三国时曹操有诗云: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”“杜康”便成了好酒的代名词。

据地方文史学者李锦山先生考证,“刘伶古台”所在山峪自古以来就是风景秀美的地方。山光岚影,十里松风;平林淡淡,绿草如茵;高山流水,紫烟如织。特别是每年春天,桃李争艳,庐舍掩映,一派田园风光。附近文人雅士慕刘伶“竹林七贤”之名,常常携酒箠食来此赏春踏青,凭吊先贤。久而久之,“刘伶古台”成为古峰县八景之一。

置身于古台之上,我们领略到的不仅仅是秀山丽水,而是要穿越1700余年的历史时空,去追寻刘伶作为“竹林七贤”的文化背影……

“刘伶,字伯伦,沛国(今安徽省宿县)人也。身長六尺,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,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。”《晋书·刘伶传》这样记载。可以想见,此君的相貌实在令人不敢恭维,但同时其“无为而治”的老庄哲学思想成就也非同一般。在魏晋士人圈子中,他能与阮

籍、嵇康“欣然神会,携手入林”,也不是一般“酒人”所能入围的。刘伶虽然放浪,但是文学造诣很高,遗世的一篇《酒德颂》,大诗人苏东坡有评:“诗文岂在多,一颂了伯伦。”明兵部右侍郎、峰县人贾三近回乡赋闲时,曾作《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》,对该文作了高度评价:“……气排山河,襟麾宇宙,漆园老吏,且当面北。”

《竹林七贤论》说:“伶处天地间,悠悠荡荡,无所用心。”其好酒的轶闻趣事,即使在当下的社会也让人忍俊不禁。

刘伶外出常乘着鹿车,携着酒壶,让家人“荷锺而随”,并对他说:“死便埋我!”大词人辛弃疾有词曰:“漫说刘伶,古今达者,醉后何妨死便埋!”对其洒脱和豁达的“生死观”极其推崇。

刘伶在家也“嗜酒成瘾”,其妻苦劝其戒酒,曾把家中的存酒倒了、酒器砸了。刘伶假装答应戒酒,要求其妻置办酒菜举行戒酒仪式。他祷告道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;一饮一斛,五斗解醒。妇儿之言,慎不可听。”结果赚了一顿狂饮,颓然入醉。

刘伶的“酒品”极高,足可让当下些许“酒后无德”者汗颜。他曾经醉后与人发生争执,对方抓住其衣领就要开打,刘伶慢慢地说:“鸡肋不足以安尊拳。”那人笑笑只好松手,观者皆钦服其雅量。

一夫弟说更有趣的是《世说新语》里的记载:刘伶在家里喝醉后,有时赤身裸体,朋友见了就笑话他。他反问道:“我以天地为屋宇,以屋宇为衣裤,诸位怎么无故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?”

山风拂面,河水微澜,杂花生树,古台无声。我等直面这位魏晋“达人”,众推鸿霖兄留诗,借此为祭:

携酒乘鹿山水间,醉卧青竹醒看天。不问风来不问雨,只管壶中日月宽。

古台沧桑映幽篁,曾是刘伶长醉乡。世人只道竹林醉,谁解悲凉述酒章?

刘伶之所以嗜酒如命,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造成的。他才学深厚,也极其渴望为世所用,曾官至晋建威参军。泰始初年,他在对策时盛言无为而治,推崇老庄哲学,遭晋武帝呵斥,同僚皆得重用,唯独他被罢免,赶出朝廷。其实,刘伶的政治主张是适应时事的,当时的晋朝刚刚建立,人心思定,百废待兴,正可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,让百姓修养生息,恢复生产。可司马氏集团崇尚名教,搞强权政治,极力打击曹魏势力和与其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士,在此情况下,刘伶提出的主

写出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

综合刘伶一生,可以说基本上他是与酒为伴,人们评价刘伶,也多称他为酒仙,并且在放浪狂饮中,他又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,其颂云:有大人先生者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朝为须臾,日月为肩膊,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,居无室庐,暮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,动则挈盒提壶,唯酒是务,焉知其余?有贵介公子,缙绅处士,闻吾风声,议其所以。乃奋袂攘襟,怒目切齿,陈说礼法,是非锋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,衔杯漱醪。奋髯箕踞[注],枕麴藉糟,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,豁尔而醒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熟视不睹泰山之形,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;二豪侍侧焉,如蜾蠃之与螟蛉。此文酣畅淋漓写尽了刘伶的人生,读来让人有一种凄苦的快乐。作为一个腰挂吴钩,志在济世的名士,却无

张显然不合时宜。被逐出后,他对司马氏政权彻底失去幻想,为躲避迫害,他不问时事,以醉饮和游乐为趣,“常乘鹿车,携一壶酒,使人荷锺而随之,谓曰:死便埋我。纵酒甚时,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,伶曰:“我以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裤衣。诸君何人为我裤中?”其放浪形骸如此,足可见其清高脱俗之风节。

失意中的刘伶沉醉美酒,寄情山水。他经常独自驾乘鹿车徜徉于峰县山水间,当闲游到枣庄东南10公里处时,被此地的美景所吸引,在神山脚下筑一高台,面临青山绿水,他纵情豪饮杜康

处施展抱负,正像《周易井》中所说:井渫不食,为我心恻!哎,这是什么世道?我们从此可以看到,所谓刘伶醉酒,其实是郁郁不得志造成的。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在他撰写的《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》中评价的最为中肯:“公(指刘伶)岂酒人哉?王室陆沉,忠臣泪涕,广陵凋绝,义士兴嗟。公与时重有慨焉,盖托于酒而逃焉者也。公岂酒人哉。公于文翰未尝厝意然,即其对妇禁酒语,读之令人食喷饭,谐谑跌宕,即东方生(指东方朔,汉代文学家,以幽默著称)且奴视之。至《酒德》一颂,气排山河,襟麾宇宙。漆园老吏(指庄子)且当北面。公固达人,非酒人也。当其驱车东游,穿林

酒,那真是天地与之同在,万物与之为一。此台在元人于钦所撰《齐乘》中有记载:刘耀村旁半里许有刘伶台,其下为刘伶河,水混白类酒,土人相传为伶酺酒处。《峰县志》写的更为详细,说此台“方广丈余,高数尺”。后来刘伶古台被定为峰县八景之一,为人们休闲旅游的佳处。一直到现在,古台虽仅剩一土包,孤零零的挺立在陈刘耀水库西岸,但登上古台,面前那碧绿的寨山倒映在清澈的库水中,渔船横岸,雅客弋钓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刘伶流连此处山水,最后又醉死在此处,安葬在冯刘耀村南。

藉草,登高台,临清流,左携阮步兵(阮籍),右拉嵇中散(嵇康),挈盒提壶,操卮捧觥,吞吐烟霞,沉酣风月,掀髯长啸,云谷应声,宁知乾坤为何物,尘世之几时哉。兹固一代豪也!”除贾三近在墓记中表现出无限的崇敬外,后世文人志士凭吊刘伶也无不感慨。明代监察御史王英在途经峰县时,亲自到刘伶墓前祭拜,并题写一首七绝诗以寄托哀思。诗中写到:一代高风野水边,伯伦遗冢尚依然。千秋谁为浇坟土,悔不当初葬酒泉。可惜文革中,刘伶墓地被毁,古台前也是时过境迁车马稀了。



刘伶台前话刘伶

□ 吴兆雷

在枣庄东南10公里处西王庄乡冯刘耀村东有一古台,据《峰县志》记载,此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俚酒台。古台以刘伶而扬名,明清时期确定为峰县八景之一,从此可见刘伶的历史影响。

曾为建威参军

刘伶,字伯伦,西晋沛国(治今安徽濉溪)人,曾为建威参军。《晋书列传十九刘伶》载其“身長六尺,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,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。澹默少言,不妄交游,与阮籍、嵇康等相遇,欣然神解,携手入林”,纵酒谈玄,不问世事,史上称其为“竹林七贤”。

刘伶因其狂饮,放荡不羁,在后人看来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狂人,所流传的故事也多与其狂

沉醉美酒,寄情山水

刘伶之所以嗜酒如命,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造成的。他才学深厚,也极其渴望为世所用,曾官至晋建威参军。泰始初年,他在对策时盛言无为而治,推崇老庄哲学,遭晋武帝呵斥,同僚皆得重用,唯独他被罢免,赶出朝廷。其实,刘伶的政治主张是适应时事的,当时的晋朝刚刚建立,人心思定,百废待兴,正可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,让百姓修养生息,恢复生产。可司马氏集团崇尚名教,搞强权政治,极力打击曹魏势力和与其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士,在此情况下,刘伶提出的主

写出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

综合刘伶一生,可以说基本上他是与酒为伴,人们评价刘伶,也多称他为酒仙,并且在放浪狂饮中,他又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,其颂云:有大人先生者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朝为须臾,日月为肩膊,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,居无室庐,暮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,动则挈盒提壶,唯酒是务,焉知其余?有贵介公子,缙绅处士,闻吾风声,议其所以。乃奋袂攘襟,怒目切齿,陈说礼法,是非锋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,衔杯漱醪。奋髯箕踞[注],枕麴藉糟,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,豁尔而醒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熟视不睹泰山之形,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;二豪侍侧焉,如蜾蠃之与螟蛉。此文酣畅淋漓写尽了刘伶的人生,读来让人有一种凄苦的快乐。作为一个腰挂吴钩,志在济世的名士,却无

处施展抱负,正像《周易井》中所说:井渫不食,为我心恻!哎,这是什么世道?我们从此可以看到,所谓刘伶醉酒,其实是郁郁不得志造成的。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在他撰写的《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》中评价的最为中肯:“公(指刘伶)岂酒人哉?王室陆沉,忠臣泪涕,广陵凋绝,义士兴嗟。公与时重有慨焉,盖托于酒而逃焉者也。公岂酒人哉。公于文翰未尝厝意然,即其对妇禁酒语,读之令人食喷饭,谐谑跌宕,即东方生(指东方朔,汉代文学家,以幽默著称)且奴视之。至《酒德》一颂,气排山河,襟麾宇宙。漆园老吏(指庄子)且当北面。公固达人,非酒人也。当其驱车东游,穿林

藉草,登高台,临清流,左携阮步兵(阮籍),右拉嵇中散(嵇康),挈盒提壶,操卮捧觥,吞吐烟霞,沉酣风月,掀髯长啸,云谷应声,宁知乾坤为何物,尘世之几时哉。兹固一代豪也!”除贾三近在墓记中表现出无限的崇敬外,后世文人志士凭吊刘伶也无不感慨。明代监察御史王英在途经峰县时,亲自到刘伶墓前祭拜,并题写一首七绝诗以寄托哀思。诗中写到:一代高风野水边,伯伦遗冢尚依然。千秋谁为浇坟土,悔不当初葬酒泉。可惜文革中,刘伶墓地被毁,古台前也是时过境迁车马稀了。